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涵

李建军¹,洪泽宇^{1,2}

(1.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2.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根本动力和发展趋势,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为实践展开的原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涵盖了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涵集中体现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发展主题、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等方面。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顺应世界大势,又符合中国实际,展现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为世界现代化选择和人类文明形态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文明内涵。目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和哲学基础,从“大历史观”维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世界意义,由此才能从理论上回应和回答人们最为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2]。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内涵,从战略目标、深厚基础、共同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十个方面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理论体系内涵^[3]。三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与文明传承,主要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4]。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还在于积极地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境界^[5]。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从本质和内涵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实现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反省。

一、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566},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

引用本文:李建军,洪泽宇.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涵[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1):12-19.

基金项目:贵州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黔教合 YJSKYJJ[2021]073)

作者简介:李建军(1963—),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E-mail:ljj81@163.com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6]541},而是具有共产主义积极扬弃的“动态性”。正是这种“动态性”促使我们立足“世界历史”的视野,审视世界和时代发展面临的问题。

1. 世界历史是一个既定的发展趋势

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7]579},进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6]566}。

其一,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从资本的扩张到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大工业迅猛发展,人类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这“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6]566}。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在增加世界财富总量的同时还造成商品不断“过剩”,从而为商品的全球流通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开拓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终结了18世纪以前依靠人力、畜力、风力等自然力量生产生活的时代历史,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愈发紧密,特别是为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改进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8]519},也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篇章。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外扩张。资产阶级加快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对外扩张和对内剥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为了占领更多世界市场和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以获取生产资料 and 更多劳动力,这一过程在加快资本原始积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

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8]860-861}。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6]538},这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还推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尖锐对立。

2.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过程,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的探索过程。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中国近代的衰落。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而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19世纪初清王朝的不断衰落,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摧毁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加速了旧社会的瓦解,封建社会逐渐丧失主体性,既不能自发地发展生产力,也不能自主地实现社会变革,落后的封建所有制已严重桎梏生产力的发展。从此,在世界历史大潮中,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第二,革命化与现代化的曲折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致使与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然而,现代化在当时多被理解为从西方引进技术、制度和思想等,从洋务派以“师夷长技”的方式学习西方现代化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尝试君主立宪制改革,这些探索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君主立宪制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由于中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环境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成功走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方向选择与发展趋势。随着世界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和输出,资本逻辑的整体性扩张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压迫,我们日益深切地意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是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长期遭受“殖民扩张”致使中国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后不得不对发展道路进行变革。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既要立足国情,又要充分汲取世界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以西方为师”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基于自身历史语境打开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开了现代化发展方向新的可能性,成功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世界历史发展主题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殖民扩张,“掠夺”“侵略”“战争”等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代名词。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⁸⁷¹。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在构建各种经济、政治、军事联盟中制定利己主义的规则和秩序,进一步推进“霸权主义”,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要控制和支配地位。按照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一个国家强盛以后会打破原有的势力均衡,造成殖民扩张进而导致战争侵略,特别是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后,“资本主义才是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等观点甚嚣尘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²³。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征,不像资本逻辑那样靠发动战争或殖民扩张来谋求发展,而是以和平发展为基础,跳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以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

1. 世界历史主题的确立:“和平与发展”

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本质时,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人应该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在近代自然法看来,人之所以与自然状态分离,其原因是“自然状态”演化为“战争状

态”,由此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为了自我保护,人类必然要放弃自然状态。“社会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需要通过“国家”建立没有冲突的共同体。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否和解?以何种方式和解?是否还能以契约的方式实现?这些摆在契约论者面前的问题,使得世界历史不断走向“契约论范式”。于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契约论范式”不仅确立了“国家内部”的范式,而且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范式,只有在这样的范式中才能保护个体和国家的利益,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国家之间也按照“契约”来推动世界历史有序发展,保证世界历史的长期和平稳定发展。作为“神正论范式”的代表,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家的利益永远不能服从于个人利益,他提出“福利是国家在对别国关系中的最高法律”^[9]。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剖析了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途径和方式,并开创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和时代高度的世界历史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类有能力消除战争,他主张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那时起,“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

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开启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对立,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最后以法西斯阵营的失败告终,但人类寻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遭受巨大挫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0],这一科学判断既继承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憧憬,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成为当时乃至当今时代的主题。不过,“和平与发展”能够代替“战争与革命”并不意味着后者已得到全部解决,时至今日,由于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险并未完全根除,和平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期盼。

进入 21 世纪,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历史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会改变,但资本至上的内在矛盾使得世界再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全新的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主题,“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时代问题的分析仍适用于当今时代,当代世界的发展仍需要马克思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指引。

2. 资本逻辑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挑战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为应对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西方现代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其结果却是以残酷的剥削与掠夺的手段得以实现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以积累和扩张作为逻辑起点,在推进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衍生出了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殖民掠夺的行为,在压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攫取利益,造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物质主义泛滥、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等严重后果。实践证明,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资本逻辑造成的矛盾和危机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集中表现为金融危机、逆全球化、生态危机等,这些矛盾和危机给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和增殖也存在一定影响,因而资本主义也试图以“逆全球化”手段“迂回挽救”,以求缓和矛盾。但是,这些“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的行径已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本性,反而导致那些原本为了解决矛盾的行为带来了更多新的矛盾,造成更加严重的危机。为此,探究“逆全球化”的根源,只能从资本逻辑在全球推行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构筑世界经济霸权的过程中去寻找。

资本逻辑的演进不可能伴随着“和平与发展”,因为如果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潮流发展,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剥削和增殖也将无法正常进行。因此,资本主义的逻辑本身就与“和平发展”背道而驰,无论创造出、更新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只要其存在于资本逻辑之中,本质上都无法解决资本逻辑造成的矛盾,甚至还会不断加剧。

3. 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机遇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类社会带向一个永久和平、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集中回答了两大难题:“人类向何处去”和“世界向何处去”^[11],即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共产主义。无论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12]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对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上善若水”到“以和为贵”,从“协和万邦”到“天下大同”,无论是处事原则还是社会理想,无不展现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智慧。罗素表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主题不仅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主观愿景,而且成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使得“和平与发展”主题从中国走向世界。进入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主题更加被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面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0}。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未来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以推动世界实现普遍交往。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世界性普遍交往的不断扩大,在民族和国家成为世界性的基础上,每个个体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同时生产力具有了世界普遍性特征,进一步加速“历史发生转变”的世界历史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14]545}。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世界历史发展前景

中国在结合自身的资源和优势解决自己的问题、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示范,为解决世界性问题贡献了方法和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立足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形成的中国方案,展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不仅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内在统一性,还在其基础上实现了新时代的创新发 展,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1.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和文明所表现出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就世界而言,世界历史进程经历了从资本垄断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从两大阵营的“冷战”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开创新的文明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60}。在这一重要论述中,“十字路口”概念在修辞学上是一个比喻,而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一个辩证法的隐喻。“十字路口”意味着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意味着人类文明有很多路可以走,但又不知道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道路。中国随即在不确定性中指明了确定性的方向,因而是可以说,站在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确定性,从而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全球风云激荡变幻中谋求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愈发获得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深切认同。

第一,摆脱世界历史现代性困境。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进步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工业文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本逻辑的弊端日益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清晰地认识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困境,在不断深化认识、努力破解三大矛盾的悖论中得到升华和完善。随着现代化的拓展与延续,人类社会的矛盾呈现不同的状态,现代性的破解仍处于进行时,但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总的来说,世界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提供了特殊的时代场域,但就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画卷在向世界铺开中既没有选择“依附”,也没有脱离“时代”,而是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逻辑,彰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价值。

第二,建构世界历史叙事新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世界历史叙事主题是不变的。回望资本逻辑的建构,正是在“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叙事中,“落后的东方”不断朝着“先进的西方”方向交融,进而不断重构资本的霸权逻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在世界历史大势之中独善其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

价值,其是结合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健康、永恒、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历史叙事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 and 拥有垄断话语权的世界历史格局,以新的指导思想、价值立场、路径方法,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示范,为他们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

第三,引领世界历史演进新方向。尽管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但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处理国际关系上都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维方式。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发展并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引领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新方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不仅揭示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也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内涵,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向“文明重光”的艰辛跋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具有的原创性、先进性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可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引导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而迈向更高、更大、更广的人类社会新文明。

2. 构建世界现代化的伟大典型样本

在国家层面,现代化更多是一个文明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过程,国家现代化的成败,是由自身努力和国际环境共同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本身就蕴含着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于陷入各种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样本和模范作用。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减贫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模式方面构建了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样本”,为发展中国家实

现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和方案。

第一,原创性重构了现代化内涵,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迷思。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危机,由于全球现代化的激励,使得“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15]。因而,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推动世界格局的重构。亨廷顿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大肆宣传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都持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甚至有人推断中国的崛起将使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无法自救。历史证明,中国的崛起形式明显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崛起没有采取殖民掠夺的形式、没有对外扩张对内剥削的举措、没有在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等,我们是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崛起于世界东方,坚定“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14]544}“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4]544}面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迷思,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破除话语霸权和现代化探索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形态。

第二,兼容性改写了现代化架构,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矛盾与悖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着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成功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异质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五大悖论:一是建设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解决了实现既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二者不可兼得的矛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二是建设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更好地体现了人民意志、保障了人民权益、激发了人民创造活力;三是建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四是建设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破解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五是建设美丽的现代化国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三,开放性书写了现代化新范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排他性与自利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文明蕴含在人类现实的生产生活之中,是人类实践的结晶。资本主义文明在运动变化发展中进步,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其生产关系无法承载新的生产力成为客观事实,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终究没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最终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效仿,这必然会削弱世界既有其他道路的吸引力。从人类发展进程来看,文明的差异性存在于不同国家将是长期不变的现实,尽管当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固有矛盾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是文明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得到世界认可,特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式“真实共同体”正不断超越西方化“虚假共同体”,致力于打造公平、正义、有序、包容的世界新秩序。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引领世界普遍交往的中国方案

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封闭和孤立的原始状态逐渐消失,其狭隘的局限也在世界普遍交往中不复存在。进入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切入点,构建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更加公平合理的交往形式的追求和向往。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特征,并在统筹推进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整体协调和推进,这种“整体”并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而是每个部分之间实现交融和联系,综合全面地实现整体性发展。特别是在“开放包容”上,纵观人类历史进程,自资本主义开启世界历史进程之后,人类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底蕴,这些“文明差异”或冲突、或分化、或交往联系,但最终都被资本主义

文明共同体所笼罩。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视野要遵循“和而不同”,坚持在文明互鉴中相互促进,并在求同存异中取长补短,最终构建起整体性的世界秩序。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牢牢抓住了从东方到西方的历史机遇,在推进普遍交往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类发展的整体统一。尽管当前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经济上的波折,产生了“逆全球化”现象,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整体上把握了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趋势,其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更好地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大同”

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由于资本逻辑违背了全球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出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16]。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民族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特别是与其希望开放并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发展实现历史性耦合,充分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中普遍交往的规律,为实现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全球一体化筑牢了基础。

四、结 语

马克思曾说过:“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17]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在中国身上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7]628}。实践证明,世界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会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了一条走得通、行得稳,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固有矛盾,克服了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世界的普遍性意义,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经验,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崭新道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孙正聿.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J]. 哲学研究,2022(1):5-11.

[3] 辛向阳.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回答的根本问题、科学内涵及鲜明特质[J]. 观察与思考,2024(6):5-12.

[4] 周丹.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2024(5):4-16.

[5] 吴晓明. 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2022(9):1-8.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96.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

[11] 吴宏政,修月炫.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观”[J]. 理论探讨,2023(4):29-35.

[12]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 求是,2023(16):4-19.

[13] 罗素. 中国问题[M]. 秦悦,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54.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5]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05.

[16] 李包庚. 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2020(4):4-26.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34.

The World-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Li Jianjun¹, Hong Zeyu^{1,2}(1.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2.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reveal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fundamental impe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and provides a vision of “world history”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pitalism has opened up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and created enormous productive forces, but it has caused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mong humans, and within humans, hindering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kes the world history dominated b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practice, creatively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covering issues such as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where human civilization is going. The world history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adhering to the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world history,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ct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world but also conforms to China’s reality, demonstrating the promising prospect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t provides Chinese approaches and wisdom for the choice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patterns, carrying profound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far-reaching world-histor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orld histo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